

舊唐書

冊  
六



舊唐書卷八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上官儀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  
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  
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  
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  
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僞遂  
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  
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  
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  
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卿

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  
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誠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  
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  
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  
如嫡其年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  
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古  
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  
士且專人歲久卽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僚不得過四  
考七年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  
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  
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

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祖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與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尙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尙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青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

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  
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  
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  
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  
下今日旣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  
能卽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頗有飛  
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  
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爲寶雞  
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此所以  
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尋授太子賓  
客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旣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  
聞信爲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陁曩  
歲迺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

恩起於內以爲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爲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尤少所失滋多情旣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士以此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胤嗣亦

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且又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北敗芴芴與突厥亡延陁盛時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廣茲含育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與文之道非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王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便今因其弑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剋捷萬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尙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



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繇是從勳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剋平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

匪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橋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陔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實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

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

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  
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  
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  
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吐更樹君長復  
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  
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  
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  
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  
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  
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尙猶如此況君之世子  
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  
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  
才功包九有親樹太子莫不欣欣旣云廢昏立明須稱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

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愁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爲尙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尙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

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韓瑗雍州三原人也祖紹隋太僕少卿父仲良武德初爲大理少卿受詔與郎楚之等掌定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法已來約爲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爲便貞觀中位至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有節操博學有吏才貞觀中累至兵部侍郎襲父潁川公永徽三年拜黃門侍郎四年與中書侍郎來濟皆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六年遷侍中其年兼太子賓客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播休聲於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

激臣識慚知遠業謝通經載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憇常覩勤勞之効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明詎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懍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有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況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叱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諛佞之輩蒼蠅點



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以收往過垂勸誠於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瑗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爲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爲愛州刺史左授瑗振州刺史四年卒官年五十四明年長孫無忌死敬宗等又奏瑗與無忌通謀遣使殺之及使至瑗已死更發棺驗屍而還籍沒其家孫配徙嶺表神龍元年則天遺制令復其官爵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字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卽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